

古典小說故事叢書

孫臏斗智的故事

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古典小說故事叢書

孫龐斗智的故事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七年·太原

內 容 提 要

戰國時代，孫臏和龐涓同學，二人有八拜之交，結為兄弟。後來龐涓在魏國作軍師，執掌軍政大權，孫臏就去投奔，找個出路。龐涓因為自己才疏不如孫臏，心生嫉妬，不但不幫忙，反而在魏王面前說壞話，剷去了孫臏的兩隻膝蓋骨，還要害他性命。孫臏知道了龐涓的陰謀，就假裝瘋顛，逃往齊國。幾年之後，魏國和齊國打仗，孫臏做齊國的軍師，運用機謀，行使兵法，設下計謀，把魏兵打敗，殺了龐涓。這個故事原本是歷史上的真事。不過這本書是從“東周列國志”這部小說上摘下來的，其中就不免多了一些描寫和穿插。原文雖是文言，但是很淺，具有一般文化水平的羣眾都讀得懂的。

孫臏斗智的故事

陳 運 冬 節編

★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（太原井州西街十三號）

山西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晉出字第貳號

山西日報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山西分店發行

★

開本：787×1092 1/32 · $\frac{15}{16}$ 印張 · 14,000字

一九五七年九月第一版

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太原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24,096

統一書號：10085·102

定 價：一角一分

却說周之陽城，有一處地面，名曰鬼谷。以其山深樹密，幽不可測，似非人之所居，故云鬼谷。內中有一隱者，自号曰鬼谷子，相傳姓王名栩(王口)，曾在雲夢山與宋人墨翟，一同採藥修道。那墨翟不畜妻子，發願雲遊天下，專一濟人利物，拔其苦厄，救其危難。惟王栩潛居鬼谷，人但稱為鬼谷先生。其人通天徹地，有幾家學問，人不能及。那幾家學問：一曰數學，日星象緯，在其掌中，占往察來，言無不驗；二曰兵學，六韜三略，變化無窮，布陣行兵，鬼神不測；三曰游學，廣記多聞，明理審勢，出詞吐辯，萬口莫當；四曰出世學，修真養性，服食導引，却病延年，沖舉可俟^①。那先生既知仙家沖舉之術，為何屈身世間？只為要度幾個聰明弟子，同歸仙境，所以借這個鬼谷棲身。初時偶然入市，為人占卜，所言吉凶休咎，應驗如神^②。漸漸有人慕學其術。先生只看來學者資性，近著那一家學問，便以其術授之。一來成就些人才，為七國之用；二來就訪求仙骨，共理出世之事。他住鬼谷，也不計年數。弟子就學者不知多少，先生來者不拒，去者不追。就中單說同時幾個有名的弟子：齊人孫賓，魏人龐涓，張儀，洛陽人蘇秦。賓與涓結為兄弟，同學兵法；秦與儀結為兄弟，同學游說；各

① 上面所說的鬼谷子的四種學問，有些是迷信的話，不能當真。

② 上面這一段話，是“東周列國志”的作者為了要誇大鬼谷子的學問，就把他神化了。

為一家之學。

單表龐涓學兵法三年有餘，自以為能。忽一日，為汲水，偶然行至山下，聽見路人傳說魏國厚幣招賢^①，訪求將相。龐涓心動，欲辭先生下山，往魏國應聘，又恐先生不放，心下躊躇^②（チヌチヌ），欲言不言。先生見貌察情，早知其意，笑謂龐涓曰：“汝時運已至，何不下山，求取富貴？”龐涓聞先生之言，正中其懷，跪而請曰：“弟子正有此意，未審此行可得意否？”先生曰：“汝往摘山花一枝，吾為汝占之。”龐涓下山，尋取山花。此時正是六月炎天，百花開過，沒有山花。龐涓左盤右轉，尋了多時，止覓得草花一莖，連根拔起，欲待呈與師父。忽想道：“此花質弱身微，不為大器。”棄擲於地。又去尋覓了一回，可怪絕無他花。只得轉身將先前所取草花，藏於袖中，回復先生曰：“山中沒有花。”先生曰：“既沒有花，汝袖中何物？”涓不能隱，只得取出呈上。其花离土，又先經日色，已半萎^③（ヌル）矣。先生曰：“汝知此花之名乎？乃馬兜鈴也。一開十二朵，為汝榮盛之年數。採於鬼谷，見日而萎；鬼傍著委，汝之出身，必於魏國。”龐涓暗暗稱奇。先生又曰：“但汝不合見欺，他日必以欺人之事，還被人欺，不可不戒！吾有八字，汝當記取：‘遇羊而榮，遇馬而瘁（マヌル）’^④。”龐涓再拜曰：“吾師大教，敢不書紳^⑤！”臨行，孫賓送之下山，龐涓曰：

① 厚幣招賢——用重禮招聘有賢才的人。

② 心下躊躇——心裏七上八下，拿不定主意。

③ 萎——枯。

④ 上面這段話，是“東周列國志”的作者為了誇大這位老師十分了解他的學生，便揄揄着一些迷信的話兒。

⑤ 書紳——寫在衣帶上。古人遇有要緊的話，怕忘了，就這樣辦。好時常能夠看到、記起。

“某与兄有八拜之交，誓同富貴，此行倘有進身之階，必当举荐吾兄，同立功業。”孫賓曰：“吾弟此言果实否？”涓曰：“弟若謬（ロイヌ）言，当死於万箭之下！”賓曰：“多謝厚情，何須重誓！”兩下流淚而別。

孫賓还山，先生見其淚容，問曰：“汝惜龐生之去乎？”賓曰：“同学之情，何能不惜！”先生曰：“汝謂龐生之才，堪为大將否？”賓曰：“承師教訓已久，何为不可？”先生曰：“全未，全未！”賓大驚，請問其故。先生不言。至次日，謂弟子曰：“我夜間惡聞鼠声，汝等輪流值宿，为我驅鼠。”众弟子如命。其夜，輪孫賓值宿，先生於枕下，取出文書一卷，謂賓曰：“此乃汝祖孫武子兵法十三篇。昔汝祖献於吳王闔閭（カズカミ），闔閭用其策，大破楚師。後闔閭惜此書，不欲廣傳於人，乃置以鉄櫃，藏於姑蘇臺屋櫺之内。自越兵入吳焚臺，此書不傳。吾向与汝祖有交，求得其書，親为注解；行兵祕密，尽在其中，未嘗輕授一人。今見子心術忠厚，特以付子。”賓曰：“弟子少失父母，遭國家多故，宗族离散，虽知祖父有此書，实未傳領。吾師既有注解，何不並傳之龐涓，而独授於賓也？”先生曰：“得此書者，善用之为天下利，不善用之为天下害；涓非佳士，豈可輕付哉！”賓乃攜歸臥室，晝夜研誦。三日之後，先生向孫賓索其原書。賓出諸袖中，繳还先生。先生逐篇盤問，賓对答如流，一字不遺^①。先生喜曰：“子用心如此，汝祖为不死矣！”

再說龐涓別了孫賓，一逕入魏國，以兵法干^②相國王錯，錯

① 不遺——不漏掉。

② 干——求。

著於惠王。龐涓入朝之時，正值庖人^①進蒸羊於惠王之前，惠王方舉箸，涓私喜曰：“吾師言‘遇羊而榮’，斯不謬矣。”惠王見龐涓一表人物，放箸而起，迎而禮之。龐涓再拜，惠王扶住，問其所學。涓對曰：“臣學於鬼谷先生之門，用兵之道，頗得其精。”因指画敷陳，傾倒胸中，惟恐不尽。惠王問曰：“吾國東有齊，西有秦，南有楚，北有韓、趙、燕，皆勢均力敵。而趙人奪我中山，此仇未報，先生何以策之？”龐涓曰：“大王不用微臣則已；如用微臣為將，管教戰必勝、攻必取，可以兼並天下，何憂六國哉！”惠王曰：“先生大言，得無難踐乎？”涓對曰：“臣自揣（イヌス）所長，實可操六國於掌中。若委任不效，甘當伏罪。”惠王大悅，拜為元帥，兼軍師之職。涓子龐英、姪龐慈、龐茅，俱為列將。涓練兵訓武，先侵衛宋諸小國，屢屢得勝。宋、魯、衛、鄭諸君，相約聯翩（タリ）來朝。適齊兵侵境，涓復禦却之，遂自以為不世之功，不勝誇詡^②（トク）。

時墨翟遨遊名山，偶過鬼谷探友，一見孫賓，與之談論，深相契合。遂謂賓曰：“子學業已成，何不出就功名，而久淹山澤耶？”賓曰：“吾有同學龐涓，出仕於魏，相約得志之日，必相援引^③，吾是以待之。”墨翟曰：“涓現為魏將，吾為子入魏，以察涓之意。”墨翟辭去，逕至魏國，聞龐涓自恃其能，大言不漸，知其無援引孫賓之意；乃自以野服求見魏惠王。惠王素聞墨翟之名，降階迎入，叩^④以兵法。墨翟指說大略。惠王大喜，欲留任官職。墨翟固辭

① 庖人——廚房大師傅。

② 誇詡——自稱自贊、吹牛。

③ 援引——提拔、介紹。

④ 叩——問、請教。

曰：“臣山野之性，不習衣冠^①。所知有孫武子之孫名賓者，真大將才，臣万分不及也。現今隱於鬼谷，大王何不召之？”惠王曰：“孫賓學於鬼谷，乃是龐涓同門，卿謂二人所學孰勝^②？”墨翟曰：“賓與涓雖則同學，然賓獨得乃祖祕傳，雖天下無其對手，況龐涓乎？”墨翟辭去。惠王即召龐涓問曰：“聞卿之同學有孫賓者，獨得孫武子祕傳，其才天下無比，將軍何不為寡人召之？”龐涓對曰：“臣非不知孫賓之才。但賓是齊人，宗族皆在於齊，今若仕魏，必先齊而後魏，臣是以不敢進言。”惠王曰：“‘士為知己者死。’豈必本國之人，方可用乎？”龐涓對曰：“大王既欲召孫賓，臣即當作書致去。”龐涓口雖不語，心下躊躇：“魏國兵權，只在我一人之手，若孫賓到來，必然奪寵。既魏王有命，不敢不依，且待來時，生計害他，阻其進用之路，却不是好？”遂修書一封，呈上惠王。惠王用駟（公）馬高車，黃金白璧，遣人帶了龐涓之書，一逕望鬼谷來聘取孫賓。賓拆書看之，略曰：

涓託兄之庇，一見魏王，即蒙重用。臨歧^③（ㄌㄩㄣˊ）

“援引”之言，銘心^④不忘。今特荐於魏王，求即驅馳赴召，共圖功業。

孫賓將書呈與鬼谷先生。先生知龐涓已得時大用，今番有書取用孫賓，竟無一字問候其師，此乃刻薄忘本之人，不足計較。但龐涓生性驕妒，孫賓若去，豈能兩立？欲待不容他去，又見魏王

① 不習衣冠——不習慣於衣冠整齊的意思。做官的都要穿戴整齊的衣冠，說不習慣於衣冠整齊，就是說不願做官。

② 孰勝——誰高些、哪一個多有本領些。

③ 臨歧——臨上路分別的時候。

④ 銘心——把話兒刻在心上。比方牢牢記住。

孫賓
龐涓

使命鄭重，孫賓已自行色忽忽，不好阻當。亦使賓取山花一枝，卜其休咎。此時九月天氣，賓見先生几案之上，瓶中供有黃菊一枝，遂拔以呈上，即時復歸瓶中。先生乃斷曰：“此花見被殘折，不為完好；但性耐歲寒，經霜不壞，虽有殘害，不為大凶。且喜供養瓶中，為人愛重。瓶乃範金而成^①，鐘鼎之屬。終當威行霜雪，名勒鼎鐘^②矣。但此花再經提拔，恐一時未能得意。仍舊歸瓶，汝之功名，終在故土。吾為汝增改其名，可圖進取。”遂將孫賓“賓”字，左邊加月為“贖”。按字書，贖乃刑（口せ）刑之名，今鬼谷子改孫賓為孫贖^③，明明知有刑足之事，但天机不肯洩漏耳。臨行，又授以錦囊一枚，吩咐：“必遇至急之地，方可開看。”孫贖拜辭先生，隨魏王使者下山，登車而去。

蘇秦、張儀在旁，俱有欣羨之色，相與計議來稟，亦欲辭歸，求取功名。先生曰：“天下最難得者聰明之士。以汝二人之質，若肯灰心學道，可致神仙，何苦要碌碌塵埃，甘為浮名虛利所驅逐也？”秦、儀同声對曰：“夫‘良材不終朽於巖下，良劍不終秘於匣中。’日月如流，光陰不再，某等受先生之教，亦欲乘時建功，圖個名揚後世耳。”先生曰：“你兩人中肯留一人与我作伴否？”秦、儀執定^④欲行，無肯留者。先生強之不得，嘆曰：“仙才之難如此哉！”乃為

① 範金而成——用金屬鑄成的。

② 名勒鼎鐘——名字刻在鐘、鼎上面。鐘和鼎都是古代貴重的禮器。

③ 改孫賓為孫贖——贖是剝去排蓋骨的意思。孫贖原來另有名字，因為他後來受了刑，後人就叫他做孫贖，叫出了名，他原來的名字反而不傳了。“東周列國志”的作者為了誇大鬼谷子的預言，很巧妙的把它編在這裏。

④ 執定——堅持。



辭鬼谷孫臏下山

之各占一課，斷曰：“秦先吉後凶，儀先凶後吉。秦說先行，儀當晚達。吾觀孫龐二子，勢不相容，必有吞噬(尸)之事。汝二人異日宜互相推讓，以成名譽，勿傷同學之情！”二人稽首受教。先生又取書二本，分贈二人。秦、儀觀之，乃太公陰符篇也。秦、儀曰：“此書弟子久已熟誦，先生今日見賜，有何用处？”先生曰：“汝虽熟誦，未得其精。此去若未能得意，只就此篇探討，自有進益。我亦从此逍遙海外，不復留於此谷矣。”秦、儀既別去，不數日，鬼谷子亦浮海為蓬島之遊，或云已仙去矣。

話說孫臏行至魏國，即寓於龐涓府中。臏謝涓荐之恩，涓有德色^①。臏又述鬼谷先生改賓為臏之事，涓驚曰：“臏非佳語，何以改易？”臏曰：“先生之命，不敢違也！”次日，同入朝中，謁見惠王。惠王降階迎接，其禮甚恭。臏再拜奏曰：“臣乃村野匹夫，過蒙大王聘禮，不勝慚愧！”惠王曰：“墨子盛稱先生獨得孫武秘傳。寡人望先生之來，如渴思飲。今蒙降重，大慰平生！”遂問龐涓曰：“寡人欲封孫先生為副軍師之職，與卿同掌兵權，卿意如何？”龐涓對曰：“臣與孫臏，同窗結義，臏乃臣之兄也，豈可以兄為副！不若枉拜客卿，候有功績，臣當讓爵，甘居其下。”惠王准奏，即拜臏為客卿，賜第一區^②，亞於龐涓。——客卿者，半為賓客，不以臣禮加之。此是龐涓之計，只叫魏王封孫臏外示尊崇，不欲分兵權於臏也。——自此孫龐頻相往來。龐涓想道：“孫子既有祕授，未見吐露，必須用意探之。”遂設席請酒，酒中因談及

① 德色——臉上表示出對人有恩惠的神氣。

② 賜第一區——賞賜房子一所。

兵機。孫子對答如流。及孫子問及龐涓數節，涓不知所出，乃佯問曰：“此非孫武子兵法所載乎？”臏全不疑慮，對曰：“然也。”涓曰：“愚弟昔日亦蒙先生傳授，自不用心，遂至遺忘。今日借觀，不敢忘報。”臏曰：“此書經先生注解詳明，與原本不同。先生止付看三日，便即取去，亦無錄本。”涓曰：“吾兄還記得否？”臏曰：“依稀尚存記憶。”涓心中已不得便求傳授，只是一時難以驟（マ）逼①。

過數日，惠王欲試孫臏之能，乃閱武於教場，使孫龐二人，各演陣法。龐涓布的陣法，孫臏一見，即能分說此為某陣，用某法破之。孫臏排成一陣，龐涓茫然不識，私問於孫臏。臏曰：“此即‘顛倒八門陣’也。”涓曰：“有變乎？”臏曰：“攻之則變為‘長蛇陣’矣。”龐涓探了孫臏說話，先報惠王曰：“孫子所布，乃‘顛倒八門陣’，可變‘長蛇’。”已而，惠王問於孫臏，所對相同。惠王以龐涓之才，不弱於孫臏，心中愈喜。只有龐涓回府，思想：“孫子之才，大勝於吾，若不除之，異日必為欺壓。”心生一計，於相會中間，私叩孫子曰：“吾兄宗族俱在齊邦，今兄已仕魏國，何不遣人迎至此間，同享富貴？”孫臏垂淚言曰：“子雖與吾同學，未悉吾家門之事也。吾四歲喪母，九歲喪父，育於叔父孫奔身畔。叔父仕於齊康公為大夫。及田太公遷康公於海上，盡逐其故臣，多所誅戮②，吾宗族离散，叔與從兄孫平、孫卓，挈（ト）吾避難奔周，因遇荒歲，復將吾傭於周北門之外，父子不知所往。吾後來年長，聞鄰人言鬼谷先生道高，而心慕之，是以單身往學。又復數年，家鄉

① 驟逼——太逼緊了。

② 誅戮——殺害。

杳無音信，豈有宗族可問哉！”龐涓復問曰：“然則兄長亦還憶故鄉墳墓否？”臧曰：“人非草木，能忘本原？先生於吾臨行，亦言‘功名終在故土’。今已作魏臣，此話不須提起矣。”龐涓探了口氣，佯應^①曰：“兄長之言甚當，大丈夫隨地立功，何必故鄉也。”

約過半年，孫臏所言，都已忘怀了。一日，朝罷方回，忽有漢子似齊人語音，問人曰：“此位是孫客卿否？”臧隨喚入府，叩其來歷。那人曰：“小子姓丁名乙，臨淄(卽)人氏，在周客販，令兄有書託某送到鬼谷，聞貴人已得仕魏邦，迂路來此。”說罷，將書呈上。孫臏接書在手，拆而視之，略云：

愚兄平、卓字達賢弟賓親覽：吾自家門不幸，宗族蕩散，不覺已三年矣。向在宋國為人排牧。汝叔一病卽世^②。異鄉零落，苦不可言。今幸吾王盡釋前嫌，招還故里。正欲奉迎吾弟，重立家門。聞吾弟就學鬼谷，良玉受琢，定成璋器。茲因某客之便，作書報聞。幸早為歸計，兄弟復得相見！

孫臏得書，不覺大哭。丁乙曰：“承賢兄吩咐，勸貴人早早還鄉，骨肉相聚。”孫臏曰：“吾已仕於魏，此事不可造次^③。”乃款待丁乙酒飯，付以回書。前面亦敘思鄉之語，後云：“弟已仕魏，未可便歸，俟稍有建立，然後徐為首邱^④之計。”送丁乙黃金一錠為路

① 佯應——假意附和。

② 卽世——去世。

③ 造次——急忙的意思。

④ 首邱——古書上說：“狐死首邱”。首就是頭，邱是山崗，也就是狐的塚穴所在。狐死時牠的頭總是朝着山崗，表示不忘本土。這裏是說人死了把骨頭埋在本鄉本土。

費。丁乙接了回書，當下辭去。誰知來人不是什麼丁乙，乃是龐涓手下心腹徐甲也。龐涓套出孫臏來歷及其宗族姓名，遂偽作孫平、孫卓手書，教徐甲假稱齊商丁乙，投見孫子。孫子兄弟自少分別，連手跡都不分明，遂認以為真了。龐涓誑得回書，遂仿其筆跡，改後數句云：“弟今身仕魏國，心懸故土，不日當圖歸計。倘齊王不棄微長，自當盡力。”於是入朝私見惠王，屏去左右，將偽書呈上，言：“孫臏果有背魏向齊之心，近日私通齊使，取有回書，臣遣人邀截於郊外，搜得在此。”惠王看畢曰：“孫臏心懸故土，豈以寡人未能重用，不盡其才耶？”涓對曰：“臏祖孫武子為吳王大將，後來仍舊歸齊。父母之邦，誰能忘情？大王虽重用臏，臏心已戀齊，必不能為魏盡力。且臏才不下於臣，若齊用為將，必然與魏爭雄，此大王異日之患也！不如殺之。”惠王曰：“孫臏應召而來，今罪狀未明，遽然殺之，恐天下議寡人之輕士也。”涓對曰：“大王之言甚善。臣當勸諭孫臏：倘肯留魏國，大王重加官爵；若其不然，大王發到微臣處議罪，微臣自有區處。”龐涓辭了惠王，往見孫子，問曰：“聞兄已得千金家報，有之乎？”臏是忠直之人，全不疑慮，遂應曰：“果然。”因各述書中要他還鄉之意。龐涓曰：“弟兄久別思歸，人之至情，兄長何不於魏王前暫給一二月之假，歸省墳墓，然後再來？”臏曰：“恐主公見疑，不允所請。”涓曰：“兄試請之，弟當從旁力贊。”臏曰：“全仗賢弟玉成。”是夜，龐涓又入見惠王，奏曰：“臣奉大王之命，往諭孫臏，臏意必不願留，且有怨望之語。若目下有表章請假，主公便發其私通齊

① 省——探望。

② 怨望——怨恨責備別人。

使之罪。”惠王點頭。次日，孫臏果然進上一通表章，乞假月餘，還齊省墓。惠王見表大怒，批表尾云：“孫臏私通齊使，今又告歸，顯有背魏之心，有負寡人委任之意。可削其官秩，發軍師府問罪。”軍政司奉旨，將孫臏拿到軍師府來見龐涓。涓一見佯驚曰：“兄長何為至此？”軍政司宣惠王之命。龐涓領旨訖，問臏曰：“吾兄受此奇冤，愚弟當於王前力保。”言罷，命與人駕車，來見惠王，奏曰：“孫臏虽有私通齊使之罪，然罪不至死。以臣愚見，不若別而黥(くゝ)之，使為廢人，終身不能退歸故土。既全其命，又無後患，豈不兩全？微臣不敢自專，特來請旨！”惠王曰：“卿處分最善。”龐涓辭回本府，謂孫臏曰：“魏王十分惱怒，欲加兄極刑①，愚弟再三保奏，恭喜得全性命。但須別足黥面。此乃魏國法度，非愚弟不尽力也。”孫臏嘆曰：“吾師云：‘虽有殘害，不為大囚。’今得保首領，此乃賢弟之力，不敢忘報！”龐涓遂喚刀斧手，將孫臏綁住，剔去雙膝蓋骨。臏大叫一聲，昏絕倒地，半晌方甦。又用針刺面，成“私通外國”四字，以墨塗之。龐涓假意啼哭，以刀瘡藥敷臏之膝，用帛纏裹，使人擡至書館，好言撫慰，好食將息。約過月餘，孫臏瘡口已合，只是膝蓋既去，兩腿無力，不能行動，只好盤足而坐。

從此孫臏成為廢人，終日受龐涓三餐供養，甚不過意。龐涓乃求臏傳示鬼谷子注解孫武兵書，臏慨然應允。涓給以木簡②，要他繕(尸彳)寫。臏寫未及十分之一，有蒼头名喚誠兒，龐涓使伏侍孫臏。誠兒見孫子無辜受枉，反有憐憫之意。忽龐涓

① 極刑——死刑。

② 木簡——那時還沒有紙，一般寫字用木片、竹片，這種片兒叫做“簡”。

召誠兒至前，問孫臏繕寫日得幾何。誠兒曰：“孫將軍為兩足不便，長眠短坐，每日只寫得二三策^①。”龐涓怒曰：“如此遲慢，何日寫完？汝可與我上緊催促。”誠兒退問涓近侍曰：“軍師央孫君繕寫，何必如此催迫？”近侍曰：“汝有所不知。軍師與孫君，外雖相卹，內實相忌，所以全其性命，單為欲得兵書耳。繕寫一完，便當絕其飲食。汝切不可洩漏！”誠兒聞知此信，密告孫子。孫子大驚：“原來龐涓如此無義，豈可傳以兵法？”又想：“若不繕寫，他必然發怒，吾命旦夕休矣！”左思右想，欲求自脫之計。忽然想著：“鬼谷先生臨行時，付我錦囊一個，囑云：‘到至急時，方可開看。’今其時矣。”遂將錦囊啓視，乃黃絹一幅，中間寫著“詐瘋魔”三字。臏曰：“原來如此。”当日晚餐方設，臏正欲舉筯^②，忽然昏憤（マ×ヒ），作嘔吐之狀，良久發怒，張目大叫曰：“汝何以毒藥害我？”將瓶甌（ヌ）悉拉於地，取寫過木簡，向火焚燒，撲身倒地，口中含糊罵詈不絕。誠兒不知是詐，慌忙奔告龐涓。涓次日親自來看，臏痰涎滿面，伏地呵呵大笑，忽然大哭。龐涓問曰：“兄長為何而笑？為何而哭？”臏曰：“吾笑者笑魏王欲害我命，吾有十萬天兵相助，能奈我何？吾哭者哭魏邦沒有孫臏，無人作大將也！”說罷，復睜目視涓，磕頭不已。口中叫：“鬼谷先生，乞救我孫臏一命！”龐涓曰：“我是龐某，休得錯認了！”臏牽住龐涓之袍，不肯放手，亂叫“先生救命”。龐涓命左右扯脫，私問誠兒曰：“孫子病症是幾時發的？”誠兒曰：“是夜來發的。”涓上車而去，心中疑惑不已。恐其佯狂，欲試其真偽，命左右拖入豬圈中，糞穢狼籍，

① 策——木簡的一片叫一策。

② 筯——筷子。

臙被髮覆面，倒身而臥。再使人送酒食与之，詐云：“吾小人哀憐先生被刖，聊表敬意，元帥不知也。”孫子已知是龐涓之計，怒目猙獰(シムヲシム)，罵曰：“汝又來毒我耶？”將酒食傾翻地下。使者乃拾狗矢^①及泥塊以進，臙取而啖(カフ)之。於是還報龐涓。涓曰：“此真中狂疾，不足為慮矣。”自此縱放孫臙，任其出入。臙或朝出晚歸，仍臥豬圈之內；或出而不返，混宿市井之間。或談笑自若；或悲号不已。市人認得是孫客卿，憐其病廢，多以飲食遺(メレ)之^②。臙或食或不食，狂言誕語，不絕於口，無有知其為假瘋魔者。龐涓却吩咐地方，每日侵晨，具報孫臙所在，尚不能置之度外也。

時墨翟雲遊至齊，客於田忌之家。其弟子禽滑(ウツ)从魏而至。墨翟問：“孫臙在魏得意何如？”禽滑親將孫子被刖之事，述於墨翟。翟嘆曰：“吾本欲荐臙，反害之矣！”乃將孫臙之才，及龐涓妬忌之事，轉述於田忌。田忌言於威王曰：“國有賣臣，而令見辱於異國，大不可也！”威王曰：“寡人發兵以迎孫子如何？”田忌曰：“龐涓不容臙仕於本國，肯容仕於齊國乎？欲迎孫子，須是……如此恁(ロウ)般，密載以歸，可保万全。”威王用其謀，即令客卿淳于髡(チヌ)假以進茶為名，至魏欲見孫子。淳于髡領旨，押了茶車，捧了國書，竟至魏國。禽滑裝做从者隨行。到魏都見了魏惠王，致齊侯之命。惠王大喜，送淳于髡於館驛。禽滑見臙發狂，不與交言，半夜私往候之。臙背靠井欄而坐，見禽滑張目不語。

① 狗矢——狗屎。

② 遺之——送給他。